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二十回 韓世忠大破苗翊

卻說苗傳等聞知張濬大軍起發，憂恐不知所為。謀於朱勝非，勝非謂之曰：「事有先機而昧之者，是自取其辱也。日前張公致書於諸君，是使丞相等自反正耳。不然，勤王之師會集一月有餘，至今猶未至哉？公何不率百官六軍，請少帝還宮，復皇上天位，則公等可轉禍為福，以保後計矣。若待諸侯一人禁闕，那時君欲明辯之，其可得乎？」苗傳從其議，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，奏曰：「今外鎮濬等會合屬引兵赴闕，欲盡誅臣等，乞聖上憐憫。」言罷痛哭。帝慰勞之曰：「朕本不當承統，因爾等推戴之勤，權居九五以靜其亂。於今當讓還皇上天位，以保卿等。」遂命顏岐請太后手詔，即日還位與皇上。苗傳等退出，喜以手加額曰：「聖天子度量如是也。」苗傳黨張遠聞之，歎曰：「趙氏安而苗氏危矣。」夏五月，帝復位，尊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，加封苗傳為淮西制置使，劉正彥為副使，復以建炎紀年。卻說呂頤浩、張濬大軍至臨平，苗翊、馬柔吉得知，即遣驍將雷春領兵一萬出湖口下寨，以防世忠。自率二萬精卒，離臨平二十里控截濬軍。遙見塵土起處，呂頤浩大眾到來。苗翊領兵出馬，對陣中門旗開處，呂杭挺槍躍馬近前，高叫：「逆黨早早受降，免爾立見誅戮！」苗翊大怒，舉手中方天戟逕奔呂杭，呂杭挺槍來迎。兩下金鼓齊鳴，二馬相交，戰上三十餘合。張濬一彪軍刺殺進，馬柔吉勒騎出陣助戰，呂頤浩揮動後軍，一齊掩殺將來。苗翊抵敵不過，繞陣而走。馬柔吉見苗翊殺敗，無心戀戰，放馬逃回。張濬驅三軍大殺一陣，苗翊、馬柔吉望湖口奔走，與雷春相合，負山阻水下寨。卻說張濬乘勝兵直抵湖口，遣人催韓世忠出秀州絕賊走路。

韓世忠得令，率所部順流而下，遙見湖口殺氣彌空，征雲四起，知濬等兵已大集，即鼓勇向先。人報苗翊、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，中流俱是鹿角，梗礙行舟，實難前進。世忠怒曰：「此賊若不能破，尚望振中原哉！」即捨舟登岸，催動後軍，蕩起征塵向前，正遇雷春手揮利斧來迎，世忠更不打話，舉槍交還，一來一往，戰五十合不分勝敗。馬柔吉跑馬舞刀助雷春夾攻世忠，世忠奮力作戰。不移時，上流頭金鼓喧天，一彪軍馬來到，旗號上卻是大將張俊，引一萬精兵，從吳江迳出湖口，正遇交戰，與世忠首尾擊賊。雷春見眾寡不敵，引本部刺殺出吳江鎮。正走間，坡後喊聲大震，劉光世一路軍截出，雷春舞斧與光世又鬥數合。部下見勢敗，先自逃走。雷春措手不及，被光世一槍刺於馬下，降其眾無數。前軍報知世忠，劉光世已刺死雷春，世忠曰：「破竹之勢不可失也。」復舍馬操戈而前，下令諭將士曰：「今日當以死報國耳！面不被數矢者皆斬！」於是士卒各用命，奮力爭先。苗翊見世忠勇敢難敵，引神臂弩待滿以待世忠。世忠瞋目大呼，挺刃突進。翊眾不戰自亂，矢不及發，被世忠一刀砍下頭來。馬柔吉見苗翊殺死，棄坐下馬望湖口奔走，被張俊趕上，一槍刺落湖中而死。張濬會集勤王兵入北關。苗傳、劉正彥聽知苗翊等戰死，擁精兵二千，夜開湧金門以走。

次日，呂頤浩、張濬率師入城。王世修正待要密出北門逃匿，人報知世忠。世忠軍從北門入，手執世修以屬法吏。呂頤浩、張濬入見高宗，伏地涕曰：「臣等總戎在外，致皇上遭厄，未即入聲罪討賊，早舒陛下宵旰，臣之過也。」帝問勞再三，謂濬曰：「曩在睿聖，兩宮隔絕，一日啜羹覆手，念卿等被謫，此事誰任？」言罷，解所服玉帶賜之。帝握世忠手慟哭曰：「卿在外，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，尚留朕肘腋，久必為患，卿當先誅之。」世忠曰：「陛下無憂，臣即捉下，以正其惡。」濬等退出。世忠次日來訪吳湛。湛握手與語，世忠曰：「人言閣下助苗傳作亂，信有乎？」湛見世忠顏色變異，恐懼不敢對。世忠怒折其中指，令部下捉歸，入奏帝。帝下詔與王世修俱斬於市。復令世忠檢錄官屬，但是苗傳逆黨，皆誅貶有差。

尚書右僕射朱勝非，自以嘗出入苗傳府中，恐禍及身，見帝言曰：「臣昔遇變，義即當死，偷生至此，正欲圖今日之事耳。」

幸惡罪已竄，叛黨服誅，臣乞罷政，投閒歸老，苟全餘喘於終年，實出陛下之盛德也。」帝曰：「朕遭內變，僕射扶持之功不為不多。且朕今得復位，卿等正宜輔佐國政，共成大業，享爵祿以遺子孫，何遽以退閒為辭。」勝非力奏曰：「非臣固敢違天顏而圖安逸，緣臣才不足以蒞政，武不足以撥亂，徒食君祿，侍朝竟無益也。」帝見勝非陳奏剴切，遂准其請，因曰：「僕射已退，誰可代此職？」勝非曰：「呂頤浩、張濬二人得一可代臣職。」帝又問二人孰優，對曰：「張濬喜事而疏，頤浩練事而暴。然頤浩民望素著，陛下宜任之。」勝非既罷政，帝即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，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，韓世忠、張濬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，詔韓世忠、劉光世部兵迫剿苗傳、劉正彥，立魏國公旁為寡太子。自是朝政日以就緒，禁庭內外百僚肅然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韓世忠、劉光世承詔旨，分兵趕捉苗傳、劉正彥二賊。傳聞知官軍搜捕緊急，與正彥走入閩地躲避。韓世忠連夜追襲，捉苗傳於浦城。劉光世亦得劉正彥。即將二人檻車監囚，遣人送詣行在。高宗大悅，下詔將苗傳、劉正彥戮於市曹，全家老幼皆棄市，復命梟二凶首號令闕下。

帝既誅苗傳、劉正彥，因謂群臣曰：「苗傳等乘機倡亂，屈辱寡人，今被捉送闕下，全家誅夷，是徒自取其禍耳，與人何預？以今卿等各宜協辦匡朕，慎圖名節，以保善後計，苗氏之事可鑒也。」眾臣拜曰：「誠如聖諭。」自是高宗頗勤政事，因下詔以四失罪己：一日昧經邦之大略，二日昧戡難之遠圖，三日無綏人之德，四日失馭臣之柄。

且說司勳員外郎趙鼎見帝下罪己詔，上疏曰：「自王安石用事，變祖宗之法，而民始病；假辟國之謀，造生邊患；興理財之政，窮困民力；設虛無之學，敗壞人才。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，盡祖宗安石之政，凡今日之患，始於安石，成於蔡京。今安石猶配享神宗，而京之黨未除，時政之缺莫大於此，乞陛下速宜改正，天下幸甚。」疏進，詔下著中書省行之。越三日，中丞張守上疏曰：「陛下處宮室之安，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；烹膳羞之奉，則思二帝母后糲肉酪漿之味；服細暖之衣，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否；操予奪之柄，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；享嬪御之適，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；對臣下之朝，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。思之又思，兢雲粟云。聖心不倦，而天不為之助順者，萬無是理也。」疏上，高宗覽之，涕然淚下，即頒詔著令洪皓充大金通問使，前至金國體問太上道君皇帝消息，許為大臣之中薦有能達君命者副行。

洪皓奏曰：「臣舉薦一人，可與臣同往金國通使。」